

大學院審定  
(民國十七年六月二十日)

小學高級用  
新中華國語讀本

第二冊

朱文叔 者 編

陳棠  
張相 者 校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MG  
G624.2  
245



3 2173 2371 0

新 中 華 國 語 讀 本

新  
中  
華  
教  
科  
書

# 國語讀本

小學高級第二冊

## 目次

一	基礎是在下層的	一
二	阿留	三
三	何伶	五
四	袋鼠(一)	七
五	袋鼠(二)	九
六	苔蟲	一〇
七	強者與弱者	一二
八	石頭和竹子	一三
九	雲與波(一)	一五
一〇	雲與波(二)	一六
一一	四個瞎子	一八
一二	大力士	一九
一三	架凱斯自述——我的田莊生活	二二

頁數

一四	架凱斯自述二——我在學校裏所受的訓練	二一五
一五	架凱斯自述三——我怎樣救主人	二一八
一六	蒙古人騎馬	二二一
一七	遊泰山記	二二三
一八	喜馬拉雅山的大觀	二二六
一九	我與地球	二二八
二〇	溫生才烈士	二二九
二一	林冠慈烈士	二三三
二二	小雀兒(一)	四三
二三	小雀兒(二)	四五
二四	小雀兒(三)	四九
二五	找不到工作的化子	五三
二六	題耕織圖	六一
二七	蓮蕩	六五
二八	漁夫	六六

一 基礎是在下層的

從前有個姓王的人，他承受祖上遺產，很有錢，

一天，他到朋友家裏去。那朋友姓李，住的是一所三層樓房，造得堂皇富麗，軒敞疎朗。他走上第三層樓，推窗四望，只見近鄰的亭臺樓閣，都俯伏在他的腳下；遠處的山水景物，也一覽無餘，盡入目中。他羨慕極了，心裏想道：「我的錢，比他多，可是住的房屋，只有二層，太簡陋了。我何不也起造這樣的一所樓房，裝裝場面呢？」

他回到家裏，立刻叫一個木匠來，問道：「三層樓房，像李家那樣的，你會造嗎？」



木匠說：『那就是我造的。』

他說：『好極了，給我照樣造一所。』

木匠先量好地，打好圖樣，然後築陰溝，搭引架，打樁，砌牆，照着程序，一層一層，從下面造上去。

他看見了，忙對木匠說：『不對。你先從第三層造起；造好了，再造下面的兩層。』

木匠詫異道：『先生，那不能。只有從下面造上去，沒有從上面造下來的。』

他搖搖頭說：『你太笨了！從上面造下來，和從下面造上去，不是一樣嗎？怎說不能呢？』

木匠說：『先生，你要知道，基礎是在下層的。』

## 二 阿留

阿留是太倉周元素家中的僕人，生性癡騃，甚麼事也不會幹。叫他洒掃庭院，他拿了一柄筴帚，舞弄終日，仍是滿地垃圾。主人責備他，他將筴帚向地上一摔，說道：「我幹不了，你們會幹，請你們自己幹！」

有一天，元素出門去了，叫阿留應門。回家時，問他可有甚麼人來過。他答道：「我也記不了這許多：有胖的，有瘦的，有矮的，有高的，有留鬚的老人，有白面的後生。後來，越來越多了，我索性關上大門，請他們明天早些來。」元素聽了，不禁哈哈大笑。

有隻矮榻，缺了一隻腳，元素叫阿留到園中樹林裏，截

一個木樅杓來，修配上去。阿留一手提着鋸子，一手拿着斧頭，在樹林裏找了一天，還是空手而回。他說：「那些樹枝，真不中用。榻的腳，是向下的；那些樅杓，生在樹上，都是向上的，怎麼辦呢？」說時，還伸着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形容那樅杓向上的姿勢，引得一屋子的人，都發笑了。

到了春天，元素在門前種了幾株新柳，防鄰兒攀折，便叫阿留帶便看守着。午飯的時候，阿留舉起碗筷，正要吃飯，忽然又放下了，匆匆跑到門外，將新種的柳，連根拔了回來，放在牀下；等午飯吃完，再拿到門外種起來。

元素本來擅長繪畫，有一回，調粉研墨，正當落筆的時候，阿留靜悄悄的站在旁邊，雙目注視，大有點頭會意的神

氣。元素戲問道：「這個，你會幹嗎？」阿留道：「會幹。」他就拿起筆來，畫了一張，疏密濃淡，極合畫理。元素看了，大爲高興，便悉心指導他。不多幾年，阿留居然成爲名畫師了。

### 三 何伶

清朝道光時候，廣東有一個伶人，姓何，他的名字已經失傳了，所以就叫他何伶。何伶強健矯捷，力舉千鈞，擅長小武這個角兒。——小武是專演豪俠劍客一類故事的，何伶演來，慷慨激昂，有聲有色，好似古人復活。所以在廣東伶界裏，他很有點名氣。

那時候，廣東的風俗，每逢大官到任，必定在衙署中臨時布置劇場，演劇三天，以爲慶賀。民間男女，也都可以去參

觀。那劇場的布置：上面用蒲葦等葉，編好了蓋起來，作爲屋頂；中央是演臺；左右搭起廣棚，容納觀衆，那坐位是男女分坐的。

適值某大官到任，照例召集名角，在衙署中演劇，那擅長小武的何伶，不消說，自然也在其中了。民衆聽得這個消息，成羣結隊，紛紛來看，場中非常擁擠。不料演到第二天，劇場忽然失火，一霎時延燒到棚上。棚後便是牆，牆後雖是空地，但和棚門不相通。觀衆呼號慌急，一時無路可走；尤其是婦女們，嚇得個個面無人色，真是除死以外無他法。這時候，何伶從演臺上一躍而下，狂奔入棚，提着婦女們，一個一個，從牆頭上設法送到牆外，約莫半小時光景，救了數百人。這

時全棚已經盡燃，棚中還有幾個婦女，呼號求救；何伶奮不顧身，冒煙蹈火，連拖帶挾，一齊救出；可是他自己頭髮上，衣服上，都着了火，不及撲滅，竟被焚死。

事後檢查：這一場火，男子死的不計其數，那些屍首，堆在灰燼之中，焦頭爛額，慘不忍觀。獨有這些弱女子，居然一個都沒有死。

#### 四 袋鼠(一)

從前有一隻母袋鼠，穿了一件美麗的皮襖，長了一口尖利的牙齒。伊想，伊有這樣好看的衣服，不算不體面；有這樣尖利的牙齒，不會沒有東西吃；就帶了小袋鼠，跑到澳洲去。

那時候，澳洲地方尚未開闢，不是滿生荊棘，就是一片沙漠，路很難走；吃的喝的，也不容易找到。伊在路上，又飢又渴，不能再進行了。

於是，伊走到萬能老人那裏，問道：「這樣難走的地方，我想快快過去，你可有方法嗎？」

老人說：「你要是有了大的翅膀，就可以很快的飛過去了。」

母袋鼠說：「我不要。我有四隻腳了，再生兩隻翅膀，既不像鳥，又不像獸，多麼難看呢？」

老人說：「那麼，給你很長的後腿，可以跳遠，好嗎？」

母袋鼠說：「且試試看。」老人替伊裝好了。伊向前一

跳，跳得很遠，而且很輕便。伊說：『就是這樣吧。』謝了老人就走。

### 五 袋鼠 (二)

一天晚上，母袋鼠帶着兒子，正在趕路。忽然一隻野犬，從後面搶上來，伊不及顧兒子，自己飛也似的逃命。那野犬緊緊追趕，幸虧伊預先裝好了長腿，跳得很快，沒有被野犬趕上；可是和伊兒子，已經離得很遠了，心裏非常掛念。後來野犬趕錯了路，伊便回頭去找兒子。找了多時，纔從一個土堆的旁邊找出來。

經過這一次危險，伊知道自己身上的東西，還沒有完備，便再到老人那裏去。

老人說：『你又要什麼了？』

母袋鼠說：『我要身上有一個口袋，盛我的兒子。』

老人說：『裝在什麼地方呢？』

母袋鼠指指胸前說：『我這皮襖的前面。』

老人說：『你的皮襖，要不好看了。』

母袋鼠說：『不要緊。』

老人說：『那就給你裝吧。』母袋鼠胸前，果然長了一個口袋。遇着危險，小袋鼠跳進袋裏，便平安無事了。

## 六 苔蟲

淡水湖裏，有一種很小的動物，名叫苔蟲。他的身體，只一分多長；形狀像個圓筒，一端附在水草上，一端有口，口的

周圍，生着幾十根絲狀細指，指端有叢毛。微小的食物，從水裏流過來，他便伸出細指，撈住了，送進口裏。

苔蟲是行發芽繁殖法的，從他的腰裏，生出芽來，長大了，又是一個蟲。再從腰裏生出芽來，長大了，又是一個蟲。這樣繁殖過去，不久便成了幾百幾千個蟲結合的大團體。

他們父子兄弟，身體都互相連繫，同一的血液，在全團體中流通循環；神經也互相聯絡，一個蟲的感覺，可以傳布全體，真個是一痛癢相關。

在他們團體中，個個蟲都盡力工作，張開他們的細指，顫動指端的叢毛，激動水流，捕取食物，沒有遊惰坐食的一蟲得食，就把養料供給全體，沒有自己獨享的。同一食物，在

兩蟲中間，先觸着的蟲，徐徐吸取，他的同伴，決不和他爭奪，所以他們的生活，又是很和平的。

### 七 強者與弱者

蟻類之中，有一族「兒非食肯斯蟻」，是強者；又有一族「夫斯加蟻」，是弱者。兒蟻常常襲擊夫蟻的巢穴，擄掠他們的幼蟲，帶回來撫養；等他們成長了，便叫他們做奴隸，靠他們供給食物，養活自己。

兒蟻行襲擊的時候，傾羣而出，在巢前空地上，排成隊伍。先用前腳擦他們的頭角，中腳擦他們的身體，操練一番，然後先鋒前行，大隊後隨，向夫蟻的巢穴，飛速進攻。

夫蟻得了探報，全羣震動，紛紛攘攘，跑出巢外，也排成

隊伍，準備應戰。但戰無不敗，兒蟻便攻入他們的巢穴，擄了他們的幼蟲，興高采烈，整隊奏凱而歸。快到自己巢穴的時候，那從前擄來的奴隸蟻，都出來迎接，把主人新掠得的幼蟲，運到巢中。這些幼蟲，受了撫養，長大成蟻，便要從事勞動，替主人擦身體，替主人找食物，替主人做一切工作，終身做強者的奴隸。

但是做主人的兒蟻，因為依賴慣了，把自己獨立的生存能力，完全失去，除攻擊敵巢，擄掠幼蟲以外，沒有別的本領；離了弱者，他們也不能生存。

## 八 石頭和竹子

瑩淨的石頭，

幽雅的竹子，

他們在一塊兒，

一般的可愛，分不出什麼高下

但有時，竹子的秀拔，還勝過石頭的奇峭。

哦！看呀。

拜喲拜喲，

竹子都拜到風的腳下了；

不拜的是石頭，

他頭上的細草，搖搖吹動，

越顯出他軒昂的氣度。

接着一陣的雨，  
歡喜冷浴的是石頭，  
竹子倒可憐得不像樣子。

翻了晴了，  
太陽出來了，

他們彷彿又都抿着嘴笑了。

### 九 雲與波 (一)

媽媽，住在雲端的人，對我喊道：——

「我們從早晨遊戲到晚上。我們和金黃色的曙光遊

戲，我們和銀白色的月亮遊戲。」

我問道：「但是我怎能上來，和你們一塊兒玩呢？」

他們答道：「你到地球邊上來，舉手向天，就可以被舉在雲端了。」

我說：「我母親在家裏等我呢，我怎麼能離開了伊來呢？」

於是他們笑笑，飄浮着飛過去了。

但是，我知道一件比這個更好的遊戲，媽媽。

我做雲，你做月亮。

我用兩隻手，遮住你，我們的屋頂，就是青碧的天空。

一〇 雲與波(二)

住在波上的人，對我喊道：——

「我們從早晨遊戲到晚上；我們一層推一層，前進又前進，這樣不息的旅行着，也不知道我們所經過的，是什麼地方。」

我問道：「但是，我怎能過來，和你們一塊兒玩呢？」他們告訴我說：「走到岸邊，站在那裏，緊閉你的兩眼，你就被帶到波上來了。」

我說：「母親在家裏等我呢，我怎能離開了伊來呢？」於是他們笑笑，跳舞着滾過去了。

但是，我知道一件比這個更好的遊戲，媽媽，我是波，你是奇異的岸。

我要滾滾而進，進，進，進，帶着笑，撲在你的膝上。

一一 四個瞎子

從前有四個瞎子，他們是好朋友。

一天，他們拄了杖，一同出門訪友。走到半路，忽聽得一種聲音，禿禿禿，漸漸自遠而近。他們問了旁人，纔知道來的是象。一個瞎子提議說：『象的形狀，究竟怎樣，我們從前都憑空臆測，現在可以實驗一番，知道他的真相了。』同伴都贊成說：『好。』他們便一個一個，走近那隻象，摸摸象的身體，測驗象的形狀。

他們之中，第一個身體長大，站在象的側面，摸着象的身子，上下左右，摩挲殆遍，只覺坦然一片。第二個很矮小，摸

着象的腳。第三個摸着象的鼻子。第四個摸着象的牙齒。

於是，他們依次發言，說明象的形狀了：第一個說：「象的身體，又平，又闊，又高，像一堵牆。」第二個說：「不，不，象的身體，又圓又粗，好像樹幹；你說像牆，錯了。」第三個說：「也不對。象的形狀，不像牆，也不像樹幹，實在像一枝橡皮水管。」第四個說：「你們都各逞己見，比擬不倫。象的身體，堅硬如木，滑潤如玉，觸手可愛，簡直像一條棍子。」

他們都自以為是，紛爭不已，旁觀的人聽了，哈哈大笑。

一 二 大力士

清朝晚年，有位姓霍名元甲的，是直隸靜海縣人。他的父親恩第，本是技擊名家。他們家中有一間技擊室，凡關於

技擊的一切設備，應有盡有。恩第常常領了他的幾個兒子，在技擊室裏傳授本領。因為元甲自幼多病，深恐他身體擔當不起，所以不許他學技擊，並且不許他進技擊室。可是元甲心不甘休，每逢父兄傳受本領時，他總從門縫窗隙中，秘密窺探；一到晚上，便悄悄溜到屋後棗園裏，照法練習。這樣的練習十多年，竟成功了。但是他的外表，依然是個病夫樣兒，沒有人知道他本領高強。

後來北方一帶，義和團鬧起事來了，他們專和教徒爲難，元甲仗着他的義氣，救護了不少教徒。那些義和團中人，因爲他本領高強，奈何他不得。這時候，人人都稱贊他義勇，提起霍元甲三個字，真是誰人不知，那個不曉。

不多時，有個俄國人到天津來賣藝。這人仰臥地上，將三個百磅重的鐵啞鈴，兩隻手各擎一個，兩隻腳翹起來，夾一個，三個啞鈴，好像三腳架子一般，上面頂着一塊大木板；板上設方桌一張，雕椅四把，坐着四個人喝酒；還有許多送物給事的人，在板上往來上下，那板卻一點也不傾側。觀衆都驚歎極了。這俄人便在報上鼓吹，自稱『世界第一大力士』；並且說：『第二是英人，第三是德人。』元甲見了，心不甘休，說道：『我們中國人，竟挨不進前三名嗎？』便函約世界第一大力士角力；這世界第一大力士，連忙登報更正，收拾行李走了。

過了幾年，有個英國大力士到上海。他能殼在腹上置

八百斤重的鐵磑，能穀拉摩托車倒走。元甲又約他角力，大力士說因要事回國，展期到明年三月舉行，並央另一英人做證人。到期，元甲便赴上海，拱候這位大力士，並做了一篇宣言，用各國文字繙譯了，大意是說：『我中國是病夫國，我是病夫國的病夫，但是很想和環球的健者，一決雌雄。』元甲在上海拱候了許久，英國大力士竟沒有來。

後來，元甲四十二歲的這一年，又病了，他便到日本某醫院去就醫。醫不多日，忽然死了。據說他死的前一日，還和日本角力，傷了他們好幾個人。

一三 桀凱斯自述一——我的田莊生活

我名叫桀凱斯，是一隻牧羊狗。

我家住在法國的鄉下，離開市鎮不遠。家裏有主人、主母，還有三個小主人：大的叫弗朗西，十二歲；第二叫拿奈脫，八歲；最小的叫詹姆，只有兩歲。那時候，我是一隻五個月的小狗，常纏在主人腳邊，不時亂叫，將詹姆的睡眠驚醒，真正頑皮極了。但是我每天總學會一些工作，所以主人很稱贊我聰明。

主人住的地方，雖然很小，也養着馬、牛、兔兒、小雞，給我做同伴。還有一個小園，我常和同伴們在園裏遊戲，大家都很和睦，好像一個快樂的家庭。

歐洲大戰，忽然爆發。在一個晴爽的九月天，我那轟轟烈烈的主人，爲要保衛國家，就當兵去了。

我們大家送他出門，走到三岔路口，主人和主母、小主人，一一接吻道別；然後輕輕拍着我的頭，說：「桀凱斯，我不在家的時候，你要留心看家哩！」我們回到田莊，在這晴爽的秋天裏，大家勤勤懇懇作工。弗朗西每天帶了老馬休哥出去，搜集木柴，預備冬天用。主母在園中掘取蔬菜，貯藏在地窖裏。拿奈脫管領詹姆。至於我呢，看守母牛考灑脫，防他出去吃草的時候，迷了路回不得家。有時兔兒逃去，我便幫同搜尋，要是當真逃失了，我就少一個同伴啦。

每天傍晚，做完了工，弗朗西和我到市鎮上去，打聽戰爭的消息；又到郵局探問，主人有信寄回來沒有。假使有信，弗朗西就交給我，用嘴銜着，帶回家去，主母看了，非常歡喜。

所以我天天希望主人有信來。

等到冬天，我漸漸長成，已經是一隻大狗了。弗朗西同我一塊兒工作的時候，常常和我談話，教我做各項工作；因此，凡是狗所應當知道的，我差不多都學會了。

一四 桀凱斯自述二——我在學校裏所受的訓練到了冬殘歲盡的時候，主母因為好幾個星期沒有接到主人的信，心中非常愁悶。

有一天，大眾正在吃午飯，忽然一架飛機，飛到鄉下來了。我擡頭一望，看見一張白紙片，慢慢飄下來。我的目光，便注定這紙片，跟着他從空中落到地上，很高興的吠了一聲，立刻跑過去銜着。我以為這就是主人的信了。另外還有不

少的紙片，繼續從飛機裏飄下來，那些也許是旁的兵士們的信。

我銜着紙片，飛速回家，跑到主母面前，將紙片放在伊的腳邊。我這時高興極了，搖着尾巴，仰着頭，兩眼呆瞪瞪的望着主母。主母拾起紙片，口中念道：「現在軍隊裏要用狗，你們家裏如有好狗，快送到戰狗學校裏去受訓練。」

主母和弗朗西兩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聲也不響。半晌，弗朗西纔用手抱住我的頸項，哭着說道：「桀凱斯，現在國家要用你了！」

第二天，我沒精打采的跟着弗朗西到市鎮上，往戰狗學校報名。不久，我就被送到狗營裏。那營裏有各種的狗，正

## 在從事訓練。

短尾靈巧的小獵狗，就教他在戰壕裏捕老鼠；力大身強的大獵狗，就教他學習守望；善跑的蘇格蘭狗，教他運送信件；像我這種的牧羊狗，平時本是擅長看守家畜的，所以便教我練習紅十字會的事務，背上縛了一個袋，帶着許多藥品、飲料、食物，預備到戰場上去搜尋傷兵。

起初，我們聽見營盤周圍的槍礮聲，非常害怕；不久成爲習慣，也就不把這種聲音放在心上了。我們都不歡喜套嘴套，因爲沒有一隻狗，願意把自己的嘴捫住的。但是這頂討厭的嘴套，我們竟不能不用他。你要曉得，一隻狗在戰場上，只要低低吠一聲，就會使敵軍知道我們兵士所在的地

方，他們的礮火就向這處射來，那不是很危險嗎？不過在狗的生活上，吠聲是表示感情、思想的；要學作啞吧，一聲不響，真是一件苦事。

我的同伴們，不能一聲不響的，都被送回家去。假使我在工作的時候亂吠，也難免要被送回家。但是我一回去，小主人弗朗西，必定要覺得沒有面子，就是我自己，也非常難為情。

過了幾天，我已訓練純熟，就派到前敵去服務了。

一五 桀凱斯自述三——我怎樣救主人

有一天，黃昏時候，氣候很冷，天又下雨，我和六個同伴，載在一輛車上，急急送往前敵。車輪在凹凸不平的路上，轉

得很快。

我們在車中，這邊滾到那邊，這個撞着那個，顛簸得非  
常難受。忽然大震動一下，三個同伴，一齊壓到我身上，我覺  
得一條腿很痛。但那時車已到了戰場，大家急忙下車，不容  
我片刻停留，連舔一舔腿痛的時間也沒有，——我的任務，  
已經落到頭上了。

我就跛着腳，衝進彈雨橫飛的戰場，搜尋傷兵。我跑到  
一條壕邊，忽聽得呻吟的聲音，向下一望，看見一個人仰天  
躺着。我也顧不得腿痛，連忙斜溜下去，走到他的身邊，不覺  
大吃一驚。你道那人是誰？正是我親愛的主人。

我不敢放聲高叫，只用舌頭舔他的面和手，我的尾巴，

竭力在空中擺動。停一會，他慢慢張開眼來，看我一眼，有氣無力的說：『桀凱斯，你怎樣來的？』我聽了這話，歡喜得幾乎哭出來。

我走近主人，將背着的袋口，湊到他的身邊，意思是要他伸手取用袋裏的物品。他對我說：『我這邊的手，痛得不能動了。你……』我不等他說完，便繞到那邊，他就伸出那邊的手，從袋裏的小瓶中，取些飲料；又摸着紙和鉛筆，寫了些字。我心裏想：這一定是給主母的信，須得趕快給他送去。這時，我腿又痛，口又渴，壕裏雖然有水，我恐怕多費時間，也不敢喝一口。

天也黑了，戰場上也寂寞無聲了。我好容易從壕裏爬

出，尋着原路，跛着腳，忍着痛，回到戰地醫院，把嘴裏銜着的信，交給一個看守人。等了一會兒，我又引着看守人，到受傷的主人身邊。他就將我和主人，一齊送進醫院。等到醫生前來診視，我纔知道我已經折斷了一條腿。但是主人手臂上的傷勢，卻比我更重。

幾星期後，我的腿醫好了，仍舊到前敵去搜尋傷兵，救活了不少人。可惜我那勇敢的主人，卻已成殘廢，回家去了。

### 一六 蒙古人騎馬

蒙古人是遊牧民族，居處無定，往往一天之中，要遷徙一百多里，遷徙的時候，都騎馬代步。就是平日，他們出門，在百步以內的地方，也騎了馬去，不肯步行。因此，蒙古人不論

男女老小，都會騎馬。五六歲的孩子，跨着馬，在野外往來馳驅的，常常有得看到。狂飲過度的醉漢，眼也睜不開了，話也不會說了，可是他騎在馬上，一控一縱，仍和平日一樣；甚至前傾後仰，左倚右斜，看看倒下，肩胛快着地了，他總能掙扎起來，決不會從馬上跌下。

蒙古人有一種特別風俗，叫做祭「鄂博」。「鄂博」就是他們祈禱的壇，用亂石或枯木堆成，形狀像個墳墓；頂上豎一根長杆，杆上掛一面小旗，作為標幟。平日，蒙古人經過「鄂博」，總得跳下馬來，虔誠朝拜。到那祭祀的一天，求福的人，從四方八面，紛紛來會，他們便趁這機會，舉行賽馬。參與賽馬的，都是十歲左右的童男女。先選了駿馬，備

了獎品，然後勘定出發地點，近的三四十里，遠的一百多里。號信一起，那些童男女，便揚鞭縱馬，從出發地點，直向「鄂博」跑來。

起初，遠遠望去，只見衆馬奔騰，像潮水一般，一重一重的推進；馬蹄到處，黃沙滾滾，像雲霧一般，一團一團的捲上。漸漸近了，馬身人身，一點一點大起來；蹄聲沓沓，也一陣一陣響起來。那些馬，有的上前，有的落後了。

快近決勝點了，那些馬，上前的又落後，落後的又上前，競爭越劇烈了。忽然間，觀衆發出霹靂似的一聲歡呼，一匹怒馬，捷足先到，奪得錦標了。

一七 遊泰山記

我這次遊泰山，由岱宗坊上去。經過一天門，向北走到經石峪，再向北走到回馬嶺，上面都是彎彎曲曲的石磴，依着峭壁鑿成，一步步上去，很覺得危險。到了二天門，路便平坦，大約有三里光景，上山的人，一到這裏，沒有不叫快活的，所以此地就叫做「快活三」。

二天門的西北，就是御帳坪。那邊的山壁，都很陡直，像用刀削成的。前面有座石橋，橫空架着，瀑布從橋下瀉去，像一匹白練，飛花滾雪，真正好看。坪的北面，有古松三株，綠陰蔽天，風過時，發出一陣一陣的聲音，像海上潮來。再過去是十八盤，兩山對立，中間只有一條小路可通。兩旁絡着鐵索，行人一個個攀着上去，後人的頭頂，接着前人的腳跟，好像

「疊羅漢」一般。走過十八盤，就是南天門，到這裏，地又平曠了。碧霞宮在南天門的東面，土人叫做泰山娘娘廟，建築很壯麗，香火極盛。宮的北面，一峯聳起，名玉皇頂。頂上有玉帝觀，是泰山最高的地方。我到玉帝觀的時候，天色忽暗，一片片的雲，從面前掠過，雨也來了。雨過後，見四圍的水蒸氣，蓬蓬勃勃，變出種種形狀，直是一張絕妙的水墨畫。

晚上我就宿在觀裏，聽說太陽初出時的景緻，很是稀奇，所以我四更天便起來，跑到觀外，向東望去，卻暗沈沈一點都看不見。擡頭看看，只有兩三顆星，淡淡的掛在天上。早風吹來，幾乎連肌骨裏都冷進去。停了一會，遠遠見一抹紅光，在煙霧中間，忽隱忽現，知道太陽已出海面了。在初出的

時候，顏色暗紅。漸漸上升，好似燈燭放光。那形狀呢，起初像瓶，不多時便像個鬢，後來又像個葫蘆；顏色呢，上邊黃白，下邊紫赤。忽然又顛倒轉來，由葫蘆變成鬢，由鬢變成瓶；顏色又轉成暗紅，好似燈燭將熄的餘燼。直到海氣散盡，那太陽便光芒四射，陽光和水光，上下浮動，如同一個金盤，在鏡面上活潑潑地跳盪。

看過太陽出來之後，我就從原路下山。一路見黃河、汶水，像兩條衣帶，徂徠山像一顆蒜頭，泰安城像一個菜園，和上山時的風景，大不相同了。

一八 喜馬拉雅山的大觀

喜馬拉雅山有幾十個高峯，其中額非爾士峯最高，拔

海二萬九千英尺。坎丁強加峯第二，拔海二萬八千英尺。

從前有個旅行家，去遊喜馬拉雅山。天快亮了，他騎着馬，跑到太卡希地方，看太陽出來時候的山景。

起初，但見雲氣模糊，羣山盡黑。忽然間，一道紫光，從坎丁強加峯頂，衝破灰黑的天空，直射下來，耀得他兩眼發眩。這是太陽從東南方湧出地平線，映照峯頂的反光。

這時候，坎丁強加峯，上部變成紫色；中部純黑；下部呢，浮雲浩蕩，一片蒼白。停一會，太陽漸漸升上來，紫色的上部，漸漸紅了；黑色的中部，漸漸紫了；再停一會，黑的又變成金色，紫的又變成紅色；於是，全山都受着陽光了。

太陽越升上來，羣峯都明明白白現出來了；只在遠遠

的西北方，還有一個高峯，矗立天際，依然純黑，這便是額非爾士峯。又過了幾分鐘，忽見紫光閃爍，從額非爾士峯頂，反照到羣峯；羣峯都變成深紅色了，獨有額非爾士峯，還是純紫。這時候，景象的莊嚴偉大，無可比擬，真是天地間的大觀。

一九 我與地球

多麼好看的地球！

身纏着帶兒似的河流，

又佩着紅花灼灼、綠草油油。

地球、地球，你裝點得恁般美秀！

我的好友啊！真看不出你的究竟。

你一身，深下的有重洋、大海，陡絕的有高峯、峻嶺；  
還有那懸崖、孤島，廣漠、平林；  
千里、萬里，更滿佈着五色的人民。

呀！你怎的這樣大！我又怎的這樣小！

我不能窺測你，我惟有頌禱。

頌禱聲中，恍似有人告我：「誰說你小？誰說地球大？  
地球是塊頑石，不懂是非，不識好歹；你可不像他。」

二〇 溫生才烈士

溫生才烈士，是廣東嘉應州人。他很不幸，六歲上就死了父親，家裏又窮，他便去做小販，每天賺幾個錢來，幫着母

親，一同過艱苦的生活。

成年以後，烈士到南洋某地方去做工。那時有同盟會的黨員，在那裏辦了一個書報社，鼓吹革命。烈士工作之暇，常到社中去讀書閱報。有一次，讀到揚州十日記，見清兵屠殺漢人，如此慘酷，他的民族思想，便勃然發生了。後來聽人說起，孫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義，號召革命，中心嚮慕，急求一見；有人介紹他去，一見之後，烈士即以身許黨。

辛亥年的春天，黃克強先生等，奉孫先生的命令，在廣州謀大舉；烈士得到消息，急急從南洋趕回廣州，預備參加義舉。他探知水師提督李準，擁有重兵，人又狡猾狠毒，黨人屢次起事，多失敗在他手裏，便決意要先殺死李準，除去這

次大舉的障礙。他恐怕事機容易洩漏，所以也不告訴別人，也不要別人幫助，只自己一個人，祕密進行，天天挾了從南洋帶回來的手槍，在要路上候李準出來。

三月十日，有人在城外演放飛機，廣州城裏的重要官吏，都出城去看。烈士知道了，不禁眉飛色舞，說道：「今天，是時候了！」立刻趕到東門外，在大路邊一家茶館裏守着。

天快晚了，只聽得一片鳴鑼喝道的聲音，從遠處傳送過來；接着望見許多武裝的兵士，前後左右，簇擁着一乘轎子，漸漸自遠而近，聲勢很是威武。烈士想：「這一定是李準了。」一會兒，轎子到了面前，烈士便出其不意，直衝過去，推開護轎的兵士，很敏捷的，一手攀住轎槓，一手拿出手槍，砰

的一聲，向轎裏就放。這當兒，護轎兵士，都紛紛奔避，如鳥獸四散；轎夫也丟了轎子，落荒而逃；烈士從容向轎裏連放三槍，然後低頭一看，纔知道打死的是清將軍孚琦，不是李準。

烈士打死孚琦以後，不慌不忙，大踏步自走了。有兩個巡警，暗暗跟着他，可是被他的神威所懾，只不敢動手。他們沿路召集了許多偵探和站崗巡警，聲勢壯了，纔從背後掩上去，將烈士捉住，押到兩廣總督衙門裏。滿清的走狗張鳴岐，便用刑審訊，盛氣喝問道：「爲什麼暗殺？」

烈士昂然抗聲答道：「誰說暗殺？是明殺！」

鳴岐怔住了，低聲下氣問道：「那麼，爲什麼明殺呢？」

烈士侃侃答道：「滿清無道，外患日急，都是你們這些

貪官污吏釀成的。現在只殺了一個孚琦，固然無濟於事；但借此提倡，可以使天下義士，都聞風而起，努力革命！此舉完全爲救我民族，並非孚琦和我有私仇，更沒有人主使我。」  
鳴岐和陪審的官吏，自覺慚愧，都面面相覷，沒話說了。  
十七日，烈士遇害，葬在紅花岡。

## 二一 林冠慈烈士

林冠慈烈士，是廣東順德人，少年時務農爲業。一天，有個吏役，下鄉催完錢糧，倚勢壓迫鄉民，無所不至。烈士一時憤極，要殺死他，苦於手無寸鐵；便買了一把極鋒利的刀，藏在身邊，候他再來。從此，烈士對於貪官污吏，深惡痛疾，恨不得一個個都斬盡殺絕。

後來，烈士聽人說，俄國的虛無黨徒，常用炸彈行刺，擊無不中，達官貴族，多死其手；他便想學製造炸彈的方法，並且以爲凡是西洋人，都知道這方法的。恰巧有個西洋牧師，到鄉間來傳教，烈士以爲他便是虛無黨中人。於是委曲受了洗禮，入基督教；第二天，就請那牧師教他製彈的方法；那牧師不但不能教他，反斥責他不安分，烈士大爲失望。

後來，烈士又知道有醫士孫中山先生創立的革命黨，便隻身到香港去尋求。在街上見有賣藥的人，演說得非常激昂慷慨，烈士便以爲是革命黨人，很誠懇的向他請求入黨；賣藥的恐怕得禍，連忙掩耳走避，烈士又大爲失望。碰了兩次釘子，烈士雖不再逢人便問，但仍不灰心，在

街頭路角，見有行動奇異的，就留心密察。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烈士終究得了門路，加入革命黨所組織的暗殺團。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的大舉，又失敗在李準手裏，革命同志，都咬牙切齒，要殺死李準；烈士便踴躍自薦，擔任了這件事。六月十九日，李準從水師公所進城。烈士聞訊，急急帶了炸彈，趕到要路上一家成衣店裏，假做定製衣服的人，候着。不多時，許多衛兵，簇擁着李準的轎子來了。烈士立刻搶上幾步，覷準轎子，下死勁將炸彈擲去，李準的腰雖然炸傷了——可恨，不死；烈士也中了衛兵的槍彈，——可惜，竟死了！後來他的遺骸，也葬在紅花岡。

二二 小雀兒(一)

「唔，那邊搖搖擺擺來的，是什麼東西呀？」小雀兒很驚異的，側着頭，凝視着遠處。他出世不久，今天纔跟着他母親，從窠裏出來，在屋上學跳。

「不要管，你且跟我跳，寶寶，一二三，一二三！」

「一二三，一二三！——唔，那邊也來了一個！」

「一二三，一二三！——唔，多麼大呀，媽媽，我害怕……」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呀？」小雀兒站住腳，問他的母親。

「那是，那叫做人。」老母雀回答說。

「人，唔，人是什麼東西呢？」

「不要管，那不是好東西。——來，一二三，一二三！」

「哦，哦——一二三，一二三！——唔，那兩個人的頭上，

高高的是什麼呢？」

「那是帽子，他們戴着遮太陽的。」

「哦，奇怪！怎麼他們不喜歡晒太陽，卻喜歡戴高帽呢，媽媽？」小雀兒追究說。

「是的，他們喜歡戴高帽，不喜歡晒太陽——那是人的事情，不要管他，我們且跳我們的，一二三，一二三……」

「啊，啊，我害怕，媽媽！這兩個人都走近來了，他們不是好東西，你說過……我看見左邊一個人的眼睛漆黑的，右邊一個人的鬍鬚倒豎着……這樣大的嘴巴，手裏拿着棍子……兇惡得很，媽媽，我害怕……」小雀兒發着抖，縮成一團，說。

「那不要緊，孩子，只要你不侵犯他們，只要你規矩，他們不會對你有什麼的。他們有道德，道德不許他們橫行——你看，這兩個人相遇了，他們都摘了一摘帽，鞠了一躬，微笑的一笑：——這是多麼和氣呀！」老母雀安慰小雀兒說。

「哦，哦！他們咕噥咕噥的，說點什麼呢？」

「那是說，「你好！」意思就是說「願你好！」這是道德教他們的。」

「哦，那還好，原來還有道德教他們說「你好！」」

「是的，是的。——我們跳吧，孩子，他們走遠了。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一二三……」

## 二三 小雀兒(二)

日子很快的，一天一天飛了過去，小雀兒的兩腿，已很有力，能在圓滑的橫竿上跳躍。翅上的羽毛，也漸漸豐滿，能從屋簷上連跳帶飛，落到籬笆上，從籬笆上落到平地；又能這樣的飛到屋簷上。他一天一天的，見慣了人，不大害怕了。但他又緊緊記得他母親對他說的話：「人不是好東西，遇見他要趁早躲開。」因此他對人不敢親近。

「只要你不妨礙他，只要你規矩，他不會害你。」他又記得他母親的話。

那一天，正是明媚的春天，太陽照得世界燦爛溫和，花，俯首微笑；草，擺腰慢舞。小雀兒歡喜極了，便跟着母親，從簷

下鑽出來，落在碧綠柔軟的草地上，狂飛亂跳。

「我愛這一朵花，媽媽！他多麼新鮮，多麼豔麗！」他吻了吻紅的花。

「我愛這一株草，媽媽！他多麼青翠，多麼柔嫩！」他又吻了吻綠的草。

和風微微吹了，花和草都對他點點頭，笑着說：「我們也愛你，我們也愛你，親愛的小雀兒！」

他歡喜得打起滾來，大叫着：「我愛你，花！我愛你，草！我愛你，太陽！我愛你，美麗的世界！啊，我愛……我愛……」

「我愛你，小雀兒！」東廂房的玻璃窗內，忽然有一種孩子的聲音。

「飛，飛！那裏有人，孩子！」老母雀吃了一驚，叫着飛上了屋簷。

「唔？沒有人！」小雀兒四面看了一看，望不見什麼人。他心裏有點不快活，但是還不肯離開這有趣的地方。

「那房內的小孩子說『我愛你，小雀兒』呢！啊，他出來了，飛，飛！」老母雀慌了起來，大聲叫着說。

「啊，快活！」小雀兒第一次聽說有人愛他，歡喜得叫了起來。他覺得母親有點老悖。「這有什麼可怕呢？」他想了。他看見一個赤腳的孩子，從房內出來，他歡喜得不得了。「我也愛你，小孩子！」他叫着說，想過去和小孩接個吻。但他聽得母親在簷上叫他飛開，忽然想到了人不是

好東西的話，站住了。

「且遠遠的行一個禮吧，向這可愛的孩子！」他想。

他便昂起頭，沉下尾巴，又低下頭去，豎起尾巴，深深的行了一個鞠躬禮，說：「你好，朋友！我愛……」

不料孩子突然飛跑，向他身上撲了過來……

「快飛，快飛，孩子！」老母雀失了色，刷的一聲，從那一簷上飛到別一簷上。

小雀兒這時喪了膽，倒跳了幾跳，纔很用力的飛上了籬笆。

「快飛，快飛，往上飛！」老母雀不斷叫着。

他飛上了籬笆，又迅速往簷上飛去，腳還沒有在簷上

站穩，便有一塊石子，呼的一聲，在他頭上掠過。他差不多嚇得飛不動了。

「飛到這邊來，飛到這邊來！」老母雀飛到屋脊上，叫着說。

石子紛紛打過來，落在簷上。小雀兒好容易纔出了險。「我又不妨礙你，我是多麼規矩呀！啊，你這不是好東西的人，你爲什麼要害我呀？」小雀兒哭着說，緊緊靠着他的母親。

## 二四 小雀兒(三)

第二天清晨，小雀兒的一家鄰居，失去了三隻小雀兒。他們的母親狂飛着，哭叫着，說是夜裏來了一個孩子，打破

他們的屋子，把伊的三隻小雀兒捉去了。幸而伊飛得快，逃到對面的一株樹上，發着抖，哭了一夜。

『沒有孩子，我不能活了！』伊哭着告訴小雀兒的母親說。

小雀兒的母親嚇得失了色，小雀兒也嚇得閉了眼睛。『不要緊，我們幫你去尋回來！』小雀兒的母親，安慰那哭得聲音嘶啞的老母雀說。

伊把小雀兒藏在窠的深處，遮上了茅草，叫他不要做聲，便約了幾隻老成的同伴，和那失了孩子的老母雀，四處去探望。

伊記得昨天那孩子住的地方，便向那裏的簷下飛去。

但是房內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伊叫了幾聲，也沒有誰答應。

他們相信，小雀兒一定是被關在一間房裏，而且一定是在這一家。因此他們只在這幾間房子的簷下尋覓，叫喊。看看太陽快直了，他們還沒有得到一點消息。那老母雀哭得好不傷心，伊幾乎發瘋了。他們看着很難受，也都陪着哭了。小雀兒的母親，想到自己的孩子，發着抖，不時飛回來，看小雀兒平安否。

過了一會，飛過一隻過路的雀兒，知道他們失了小雀兒，便落下來告訴他們，說前院簷下，掛着一個竹籠，籠中有兩隻小雀兒，哭叫着，大概就是伊的孩子。

那老母雀聽到這消息，幾乎心也碎了。「只有兩隻了，  
啊！……」

他們急忙飛向前院。

果然，北屋的簷下，高高的掛着個竹籠。籠門開着，兩隻小雀兒的腿上，都拴着一根繩子，在那裏跳着，撞着，哭叫着。  
「兒呀！……」老母雀一見，幾乎昏倒了。

「媽，啊，媽！……救我們！……」落難的小雀兒，看見了自己的母親，傷心得哭了起來。

老母雀正要飛下去，小雀兒的母親，止住伊說，「慢點，我們要想一個方法，而且留心人！」

一隻謹慎的母雀提議說：「第一，我們應該留幾位在

對面瞭望，第二，你只到籠外去探望一下，不要進去，雖然籠門開着。」

小雀兒的母親也說：「是的，是的，要記得人不是好東西。」

「是呀！」大家齊聲回答說。

對於這提議，失去孩子的不幸的老母雀，自然也同意。伊從小就受到這些不是好東西的許多危害。伊不得已，止住了哭，很謹慎的，輕輕的，飛到掛籠的簷上。

伊望着底下的籠，低聲說道：「不要害怕，我會把你們救出來的，孩子！小弟弟呢？」

「媽，快來！媽，快來！他死……」

不幸的老母雀的心碎了！三個孩子，死了一個了！

『不要大聲的說！』老母雀雖然心痛，但不敢再哭，只這樣的囑咐兩個落難的孩子說。

伊四面望了一望，慢慢溜了下去，落在籠上，看見小雀兒的翅膀，掙扎得受了傷，腿上出了血，瘦了，憔悴了！

心痛，這是多麼心痛呀！

伊四面望了一望，細看小雀兒腿上的繩子。那繩子很粗，伊一時想不出什麼方法。

『不要做聲！』伊說着又四面望了一望，溜到籠子右邊的格子上，倒掛着。

但在這裏，伊也找不出什麼可以救小雀兒的破綻。

伊四面望了一望，又溜到籠子門的上面，倒掛着。  
籠門洞開着。

『不要進去，防危險！』對面屋上一隻瞭望的雀兒，發出警告說。

伊知道這警告的意義，伊不敢進去。

『溜到門口望望，一定不要緊，那裏可以望得更清楚。』  
伊想。

籠門洞開着。

伊四面望了一望，便溜下去。

突的……正當伊溜到門口那一剎那間，籠門便落了下來，壓住了伊的腿……

「啊呀！……」瞭望的雀兒們嚇得昏去了。他們連忙飛到屋脊上去。

從不幸的老母雀腿上，滴下了幾點鮮紅的血。

房中跑出一個孩子來，赤着腳……

「活剝，活剝！活剝有味！他叫喊着說。

過了半點鐘，燒熟的雀兒肉的氣味，沖進了前後院的雀兒們鼻子裏。他們都傷心得躲進了洞，用茅草塞住了洞口，拒絕那氣味……

小雀兒的母親回到窠裏，講了這一段悲劇以後，小雀兒憤怒的說，「我愛你，這就是說，——啊，壞東西！——我捉住你，活剝你，吃掉你嗎？」

就在這下午，小雀兒母子和鄰居，都搬了家。

## 二五 找不到工作的化子

（父親，母親，和六歲的女兒愛媛，偶然在門前玩看，一個化子走近前來。）

父親 （對化子）你要什麼？

化子 先生！請你可憐沒有工作的苦人，沒有什麼吃，沒有

什麼穿……請你幫助一個窮人……

父親 你爲什麼窮呢？

化子 運氣不好。

父親 若是你作工，你決不會走背運了。

化子 我是最喜歡作工的，但是現在找不到工作。

父親 怎麼別人都有事做，你卻找不到呢？

化子 我實是最喜歡作工的，但是現在各處都關門，找不到工作……請可憐吧，先生！你看，我兩天沒有吃什麼了。

父親 （對他妻子）你有零錢嗎？我只有鈔票。

母親 （對愛媛）去，我的寶貝，你找我的錢夾子去，在牀邊小桌上的口袋裏呢。給我拿來。

母親 （愛媛沒有聽見母親說什麼，兩眼看着化子不動。）

愛媛 什麼，媽媽？

愛媛 （母親又對伊說明叫伊上那兒去，拿什麼東西。）知道了。（一跳一跳的去了，不住回頭向化子看。）

父親（對化子）等一會兒。

（化子走在一旁）

父親（對他妻子）一個人到了沒工作的地步，是很可  
怕的。有這麼多的人沒有工作……這都是懶惰的……

母親（點首）聽說在外國也是一樣的，我在報上看見，  
紐約有十萬人沒有工作……

（化子看着他們，搖頭和歎嗽，使他們注意。）

（愛媛拿着錢夾子跑來，給伊的母親，一面定着眼睛，  
看站在那裏的化子。）

父親（從錢夾子裏拿出十個銅元來）這是給你的。

化子（接錢）謝謝，謝謝，可憐窮人的。

父親 若是你作工，你不至於這樣背運，不至於要別人可憐了。無論誰，要是作工，永不會窮。

化子 （接錢之後，轉過身說）人作工不會富的，只能變成駝子，這是真的。（他走了）

愛媛 他說什麼？

父親 他說：「人作工不會富的，只能變成駝子。」

愛媛 這話不是真的吧？

父親 不錯，這不是真的。像他們那般遊手好閑，不喜歡作工的人，都總得窮。只有作工，纔能富呢。

愛媛 那麼，爲什麼我們不作工，我們可很富呢？

母親 （笑着）你怎麼知道爸爸不作工呢？

愛媛 我不知道，但是我們很富的，那麼爸爸該當多多的  
 作工。爸爸，對嗎？

## 二六 題耕織圖

當晝耘水田，農夫亦良苦；赤日背欲裂，白汗灑如雨；匍  
 匐行水中，泥淖及腰膂；新苗抽利劍，割膚何痛楚。  
 夫耘婦當饁，奔走及亭午；無時暫休息，不得避炎暑。  
 誰憐萬民食，粒粒非易取？稼穡本艱難，此語傳自古！

三月蠶始生，纖細如牛毛。婉孌閨中女，素手握金刀，切  
 葉以飼之，擁紙散周遭。  
 庭樹鳴黃鳥，發聲和且嬌。蠶飢當採桑，何暇事遊遨。

——田時人力少，丈夫方種苗。

相將挽長條，盈筐不終朝。數口望無寒，敢辭終歲勞？

二七 蓮蕩

朝來採藕夕來漁，水種菱荷早種蘆。寒浪落時分作蕩，  
新流漲後合成湖。

人家星散水中央，十里芹羹菰飯香。想得薰風端午後，  
荷花世界柳絲鄉。

二八 漁夫

宿雨新晴江氣涼，溼煙初散柳絲黃。春二月，好風光，杏  
花村裏酒旗揚。漠漠白雲微漏日，茫茫綠水漸盈塘。  
波澹蕩，燕低昂，一張魚網掛船旁。

(終)

國民政府內政部註冊 民國二十年一月十七日執照第六四八號

民國十六年十月卅二日發行

新中華國語讀本(全四冊)

小學校高級用

◎第二冊定價銀一角二分

有不著權  
翻印

編者 桐鄉朱文叔  
校者 杭縣陳相業  
出版者 新國民圖書社  
印刷者 中華書局  
發行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華棋書局  
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含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瀋陽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  
中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  
蘇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遼寧吉林長春哈爾濱濟南香港新加坡

(四八二四)

80  
257-2

標商冊註

